


# 一、鄉愁與繪畫

吳昊，本名吳世祿，1932年生於南京。他家境富裕，父親經商，希望兒子能繼承父業，他卻受外祖父的影響喜好丹青。初中畢業，吳昊想唸藝專，父親訓誡他說：「畫神畫鬼，餬不了嘴。」在那個青黃不接的年代，藝術生涯確是一條既艱辛、希望又渺茫的路。因此父親將他送到蘇州省立工專。雖未能如願上藝專，並沒有因此挫了學畫的念頭，吳昊對美術的興趣日漸濃厚，只要得空，就抓起紙筆素描、寫生。

右頁圖| 吳昊 樂人（局部） 1966 混合媒材 71×52cm

下圖| 吳昊與其畫作合影。（簡慧慧提供）



## 從顛沛童年到軍旅生活

吳昊在〈我的繪畫之路〉中，詳細描述過他的童年生活：他1932年生於南京。南京是個美麗古城，山明水秀，六朝古都，他家在長樂路靠近武定門，離家不遠的白鷺洲是有名的風景區，小時候常常到那兒去玩。自小家中尚稱富裕，父親介丞，從商，母親徐氏，姐弟妹共有七人，吳昊排行老二，上有大姊、下有弟妹四人，現均居大陸老家。

吳昊的外公是畫家，畫水墨畫。小時候吳昊最喜歡到外祖父家裡玩，他的外祖父喜歡養花、畫畫。小小年紀的吳昊最喜歡看外公畫畫。自己也喜歡畫、喜歡花，應是受了外祖父的影響吧！

吳昊記得讀小學的時候，抗戰開始，整天躲警報。那時候日本飛機天天轟炸南京，上學路上常會看到日本飛機低空飛過，機翼上兩個大太陽，紅紅的從他頭上掠過。在學校也無法好好上課，晚上又有燈火管制，所以童年不能夠好好讀書。

抗戰的第二年，南京被敵機轟炸得很厲害，每天都躲在院中的臨時防空洞裡，父親為了家人安全，帶著全家搬到鄉下居住。吳昊還記得那一天，在中華門外坐船出發的時候，看到城內，日本飛機好像許多蜻蜓在南京上空盤旋，很多地方著火燒了起來，那種恐怖的景象讓他至今記憶猶新。

逃難在鄉間住了兩年，父親為了孩子的教育問題，安排吳昊進入私塾就讀，讀了兩年後才返回南京老家，就這樣，吳昊度過了顛沛的童年。

1948年底，赤禍橫行，人心惶惶。五年制工專才讀了兩年，寒假回到家，大人們都愁眉苦臉。吳昊在空軍服務的表哥接到命令，要將眷屬先疏送到臺灣，所以他特別返家接眷。父親要吳昊隨同他們一起走。

吳昊於是跟著到了上海，戰勢已日漸危急，眷屬們每日聚在一處待命等候。到了臨上船時，親戚看到了碼頭、船上一片混亂，就不肯走了；吳昊卻沒有怯意，仍背著簡單的行李，袋裡裝了八毛錢，獨自登上

了興康輪。臨行匆匆，連母親為他準備的小包裹都來不及帶走。

嗚嗚的汽笛催促聲中，輪船拔錨了。吳昊抱著膝蜷縮在角落裡，面對一張張苦寒的臉孔，一片茫然。他以為這不過是出一趟遠門，他不曾一個人到蘇州求學嗎？臺灣在哪裡他並不知道，既然要坐海輪，大概只隔著一道海吧？父親不是說只要時局太平就馬上讓他回去嗎？何況，在吳昊心裡還放著一個祕密——到臺灣後，他一定要唸藝校，一償心願。少年的吳昊就這麼懵懵懂懂、了無離愁地隻身走天涯。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，僅此一別，離家千里，而一晃幾十年已經過去了。

到了臺灣，吳昊暫被安頓在南部鄉下的一個接待所。那已是歲暮年終了。他第一次度過冷清淒涼的除夕。開飯時，許多眷屬對著飯菜食不下嚥，擔心丈夫、兒子、兄弟的安危。吳昊匆匆吞下一碗飯，逃難般離開那些愁苦的淚臉，往小街走去。窄窄街道兩旁接踵的房舍，門窗裡滲透著昏黃又溫暖的燈光，夾雜著陣陣兒語、歡笑聲及大人的呵護聲。街心空蕩蕩地沒有行人，他們都回家吃團圓飯了吧！母親是否也倚門盼著離家的兒子歸來？他心裡一陣酸楚，頭一次觸到內心痛處。抬起頭，吳昊拖著寂寥的脚步，走過街道，一抹晶瑩的月色自他眼中傾瀉。街道像是溢滿著思念的河，流著澎湃的激情。那一夜，他蒙著被子，此起彼落的爆竹聲響起時，在飲泣聲中，另一個新年已經來臨。

1949年，大陸淪陷，吳昊的心也隨之沉落。繼續求學的心願已成空想，往後的日子全要靠自己了。現實的陰影籠罩在他深鎖的眉峰間，苦



吳昊 她與他之間 1955  
油畫 89.5×72cm  
臺北市立美術館典藏



難使他成熟了。多報了兩歲。吳昊在空軍總部補了一名行政文書上士的缺，正式穿上軍裝。剛開始，偶爾還能輾轉收到家書，信中不外乎是要他放心、保重的安慰話，他卻從字裡行間看出了隱藏的淚痕。不久，整個音訊斷絕了。雖然生在富裕人家，吳昊並沒有紈褲子弟的習氣，如今更是咬緊牙關，一顆悲痛卻掙扎不屈的靈魂，在無覺的夢中醒來，默默馳騁著壯志雄心。

吳昊在軍中是如何愛上了畫畫的呢？

1949年，因戰爭爆發，吳昊跟隨親戚到上海，再坐船來臺灣。親戚服務於空軍，沒有能力照顧他，因此吳昊也只好從軍，直到1971年退伍，那年他是空軍上尉。

在軍中，年輕的吳昊非常喜歡畫畫，也不知怎麼畫，只好自由作畫。那時國防部每年都舉辦文康競賽，他每年都參加美術類比賽，並多次獲得第一名。他記得當年頒發的獎品有腳踏車、手錶等，那時當兵

薪水有限，沒有能力買這些，而他就是靠第一名連得兩年大獎，獲得腳踏車和手錶，也使吳昊對藝術的信心日漸增加了。

1950年，吳昊和夏陽從報上得知臺北漢口街有一家美術研究班招生，於是決定結伴去學畫，這個美術研究班是由當時臺灣省立師範學院（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）藝術系教師所主持，授課老師有黃榮燦、劉獅、朱德群、林聖揚、李仲生等，地址在國華廣告公司樓下，門口過道堆滿了電影廣告牌。可惜的是，只辦了一期三個月就結束了。

然而，這個好機會，讓吳昊在那兒認識了李仲生老師，對他這一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。

## 從學畫過程到八大響馬

1951年，吳昊在臺北仁愛路空軍總部工作，職位是空軍士官，有一天他經過安東街，看到李仲生（1912-1984）畫室在招生，於是報名參加，每週一、三、五晚上到那裡習畫。李仲生戰前畢業於東京日本大學藝術系西洋畫科，當時向留法的日本畫家藤田嗣治（1886-1968）學畫數年，直到抗戰時才返回大陸，於杭州藝專任教。藤田嗣治注重個別啟發及創作觀念，李仲生回臺後也用這種方法授徒。

記得那時候老師常提及藤田嗣治的故事，藤田是巴黎畫派唯一的東方畫家。藤田的畫風深受日本浮世繪的影響，作品有東方情趣，而形成獨特的風格，所以能享譽歐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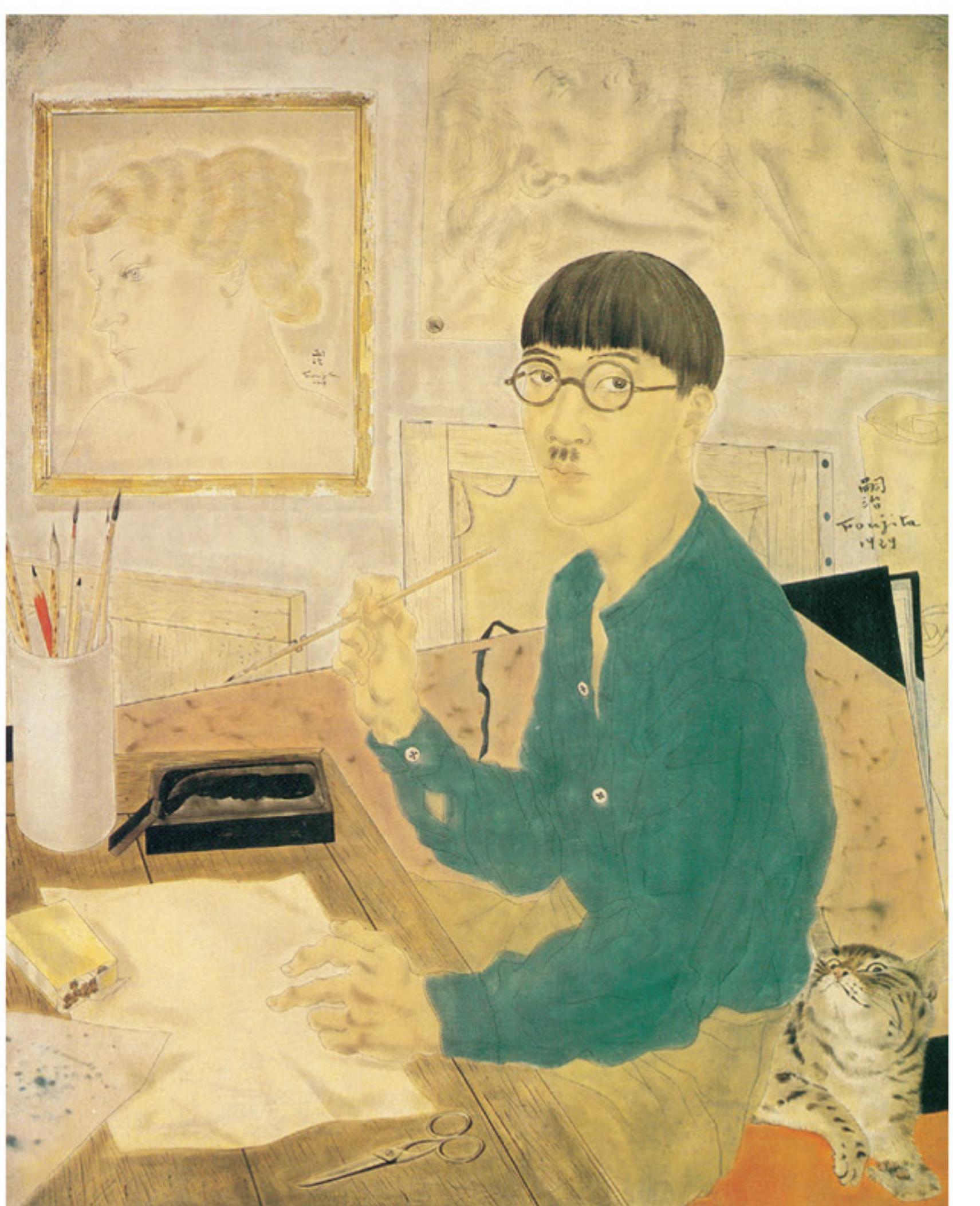
[左頁上圖]  
吳昊 跳舞 1957  
油彩、畫布 53×65cm

[左頁中圖]  
吳昊 雙鹿 1957  
油彩、畫布 58×75cm

[左頁下圖]  
吳昊 抽象 1959  
油彩、畫布 72.5×91cm  
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

1950年代的吳昊





[上圖]  
藤田嗣治 自畫像 1929 金箔、油彩、畫布  
81×65cm 日本名古屋市立美術館藏

[下圖]  
李仲生安東街畫室的廣告

[右頁上圖]  
畫室裡的李仲生（藝術家出版社提供）

[右頁下圖]  
著軍裝的吳昊（右2）與李仲生（右1）。

李仲生說的故事深入吳昊腦海中，後來吳昊自己畫素描也用毛筆。當時，他的生活是規律而機械的，除了工作就是畫畫，繪畫是他的娛樂消遣。下了班，他就到老師租賃的小屋習畫。後來，畫室的學生慢慢增加，有蕭勤、夏陽、霍剛、歐陽文苑、李元佳、蕭明賢、陳道明、江漢東、秦松等人。一、三、五是吳昊、夏陽、歐陽文苑、金藩、劉英美上課；二、四、六是蕭勤、霍剛、蕭明賢、李元佳、陳道明上課。到星期日，李仲生會約兩班同學在空軍總部附近的茶館喝茶。他常帶一些日本美術雜誌，介紹給學生們看，講解現代繪畫理論，如新古典、野獸派、立體派、超現實派、抽象繪畫等，吳昊對現代畫的了解，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。

大約學了三年，老師因風濕移居彰化，學習中斷了。這時吳昊已升准尉，龍江街有個三十餘坪大的地上防空洞屬他管轄，他與夏陽、歐陽文苑三人把它清理成畫室，做為眾師兄弟聯繫和共同切磋的地方。

1956年，吳昊與夏陽、蕭勤、歐陽文苑、李元佳、霍剛、陳道明、蕭明賢等人，成立臺灣第一個以現代畫為主的畫會——東方畫會。隔年11月，東方畫會在臺北新聞大樓首次展出，震撼了當時的臺灣藝壇。吳昊是畫會中較具有東方氣息的一位，他以毛筆試作素描，並著力研究中國古老藝術傳統。他先是對敦煌壁畫產生興趣，以毛筆作油畫，勾畫出線條的玄奧，並以〈廟〉參加第4屆全國美展。隨後政府以高價蒐購這件作品，送往泰國參加「慶憲節」展，給予吳昊的藝術生命一大鼓舞。

以軍人菲薄的收入從事油畫創作，實在是一大奢侈。為了彌補拮据，吳昊開始投稿小木刻作品，於是在《新生報》、《文藝月報》等報紙雜誌上常有作品發表。這筆額外的收入，不但支持了吳昊油畫的創作，也奠定了他日後成為



### 【關鍵詞】

#### 東方畫會

「東方畫會」為臺灣第一個現代畫會，由李仲生畫室學生發起成立，名稱始於1956年11月，當時向官方申請未獲核准，會員們決定先以「畫展」形式展開活動，至1957年正式成立畫會，同年11月在臺北新聞大樓首次展出，震撼了當時臺灣藝壇，引起口誅筆伐的非議，也得到不少支持和鼓勵。創始會員包括：李元佳（1994年病逝英國）、歐陽文苑、吳昊、夏陽（本名夏祖湘）、霍剛（本名霍學剛）、陳道明、蕭勤、蕭明賢（本名蕭龍），後期加入李錫奇、朱為白等人。文學家何凡（本名夏承楹）在報紙專欄「玻璃墊上」撰文推薦，稱譽他們為畫壇的「八大響馬」。在當時現代繪畫荒蕪的年代，東方畫會確實引領了一陣風潮。這種原始的推動力，當推李仲生的啟蒙教育之功。



1957年，第1屆「東方畫展」在臺北新聞大樓展出。

一位優秀畫家的基礎。

這時的吳昊雄心萬丈，希望有一天能像鵬鳥般展翅，揚名中外。只是在午夜夢迴時，仍會禁不住鄉愁點點襲來。為了發洩對故鄉的思念，捕捉兒時的歡樂，他沉醉在各種民俗藝術的溫馨回憶中，於是門神、麒麟送子、年畫、臉譜、剪紙、佛教藝術的風格，中國廟會的裝飾，以及外公園子裡的牡丹、玫瑰花等，都成了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題材。吳昊以西畫的造型重構中國風味的油畫，新鮮生動地呈現一個華麗、童稚的夢幻境界，讓賞畫的人不禁跌入濃濃鄉愁的情懷裡。

結婚後，吳昊住在臺北市南機場克難街，周圍特殊的環境深深打動了畫家的心，古舊斑駁的房舍、深幽的樹林、叢叢的蘆白，提供了他一

[左上圖]

1960年，吳昊（右）與歐陽文苑攝於防空洞。

[左下圖]

1953年，吳昊（左2）與朱為白、蕭明賢、霍剛、秦松、江漢東等畫友合影於臺北女師附小。

[右圖]

1960年，吳昊攝於第4屆東方畫展。



系列的創作靈感。

吳昊第一次個展是1963年在德國的展出，對一個從未與外界接觸的畫家來說，這是一場成功的油畫展，有十幾幅作品獲得收藏，但是該得

1956年，東方畫會成員於景美國小教室前合影。前排左起：劉芙美、陳道明、李元佳、夏陽；後排左起：朱為白、金藩、歐陽文苑、霍剛、蕭勤、吳昊、蕭明賢。

1956年2月18日，李仲生與東方畫會成員在其員林家門口合影。左起：李仲生、陳道明、李元佳、夏陽、霍剛、吳昊、蕭勤、蕭明賢。（霍剛提供）



吳昊 雞群 1965  
木刻版畫 63.5×95.5cm  
關渡美術館典藏

的畫款，連同剩下的畫作，都被畫商侵吞掉。這時，克難街住家偏偏又發生一場大火，燒掉了吳昊所有的存畫及家具，這個重大的打擊，讓他的生活頓時陷入困境，精神也極為頹喪。他彷彿做了一場惡夢。在鬱夜的摧殘下，他執著燈，再度站起來，以含淚的心握著刀。〈雞群〉與〈風箏〉兩幅作品，以更優異的表現彌補了災情的慘痛，給予了他繼續創作的勇氣。

東方畫會成立迄今，一晃已超過半個世紀，當年尚是少壯的「八大響馬」，如今都已鬢髮半白，且大多數人都曾遠渡重洋，浪遊異域；吳昊一直留在國內持續堅守藝術創作崗位，同樣成就了卓越的藝術事業。

如今的吳昊，已不再是昔年的金陵少年，歲月在他臉上增添了風霜，戴著帽子、蓄著短髮的臉，一片憨實老成。他不是一個健談的人，然而一旦牽動了兒時的記憶，一種嚮往的神采便如



2017年吳昊攝於臺北藝術家出版社。



吳昊 風箏 1965  
木刻版畫 73×95.5cm  
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

篝火般在他眼中炯炯燃起。他的雄心豪情依舊，依舊似昂首闊步的名駒，奔馳在亘古不朽的創作草原上，以他達達的馬蹄，繼續締造更美麗的「錯誤」。

## 好友夏陽眼中的吳昊

從吳昊的自述，我們得知在軍中宿舍時，上舖睡的是夏陽，下舖是他。當時夏陽也喜歡畫畫，兩人成了好友，放假的日子總是一同去寫生，先到伙食團裝些白飯，再買一些花生米，就這樣混過一頓午餐。這段描述足以證明兩人在軍中情同手足。至於吳昊在夏陽的眼中，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呢？

夏陽曾在〈古早記趣〉中，生動地描述了哥兒倆交往的情況，以及吳昊追求女朋友的經過：



吳昊 虎 1964  
木刻版畫 35×61cm

說也奇怪，我就和吳世祿（吳昊以前的名字）兩個碰到一起，在臺北空軍總部士兵宿舍裡的上下舖安頓下來，原來我們在南京是住在同一條但不同名字的街上，當時是互相不認識的。

我在南京唸師範，老師教我們畫速寫，我就找了些紙，訂成小本子，隨著軍隊一路畫到臺灣，畫了許多本。吳昊說，你這是什麼畫，我說這個叫速寫，他聽了覺得很新鮮，他說他小時候也喜歡畫畫，還在比賽中得過獎，從此我們成了好朋友。……吳昊還有一項活動，就是辦話劇團，他自己不會表演，而是組織，像是一個團長，也弄得有聲有色，我看他不是對戲劇有什麼興趣，而是有機會親近女演員之故，不過不管怎樣，在空軍總部的阿兵哥群中，可也算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。還有……他那時節的造型，和現在的吳昊完全不一樣，我來給各位描寫一下，他的頭是用很多凡士林梳成一個叫做飛機頭的頭，看起來卻像鴨屁股，腳上穿的是美軍皮鞋，還戴一副雷朋牌的黑眼鏡，又有一件舊皮夾克，用鞋油擦擦，也有些光亮，圍巾買不起，就用一塊紅白格子的檯布



吳昊 群鳥 1968  
木刻版畫 48×83cm

圍在頸子上，遠遠看去有點像飛行員，走近看時卻看不出這個人是幹什麼的，不過他這身打扮，在當時的丘八眼中也算是蠻騷包的了。

.....

李老師不辭而別，搬去中部以後，我們同單位有一位尚永茂大哥，他管理檔案庫，知道在龍江街有一個防空洞庫房，因為離總部遠，空著沒有用，尚大哥說我們可以去那裡畫畫，於是吳昊、歐陽文苑和我三個，就在防空洞裡各據一方畫了起來……如果沒有這個防空洞，根本就沒有辦法畫畫，至今吳昊和我談起來都很懷念和感激尚永茂「洞主」的幫助，我們在防空洞裡工作了大約六年，是我們開始創作、摸索及種種嘗試的極重要階段，又是朋友歡聚、研究、成立畫會、籌備展覽等，總之，在那個極艱苦的歲月裡，防空洞，它默默地看著歷史在累積，而防空洞對於吳昊來說，又有另一番刻骨銘心的意義。

這個防空洞原來是沒有水電的，尚大哥替我們從路邊電線桿接下電來，水則一定要到附近民居商量用桶去提，三個人輪流負責提水，倒也



平安無事。不料有一天吳昊說：「好了，以後我負責提水。」我和歐陽互望了一眼，心裡想：「這個人怎麼變得這麼好？」原來這一家有三位小姐，吳昊以提水為名想去親近，恨不得天天去提，提了一陣子，三小姐終於慧眼識英雄，對吳昊表示了好感，於是兩個人就漸漸升級到熱戀階段，終於結成連理。



夏陽的這一段〈古早記趣〉，鮮活呈現出了吳昊與東方畫會畫友在防空洞作畫時代的生活。



[上圖]  
1960年，東方畫會成員攝於防空洞畫室前。前排左起：朱為白、吳昊、陳道明、蔡遐齡；後排左起：秦松、霍剛、歐陽文苑、李元佳等。

[中圖]  
1956年，東方畫會會員在景美的仙宮廟留影，右2為吳昊。

[下圖]  
1956年，畫友們合影於景美國小。左起：吳昊、歐陽文苑、蕭勤、夏陽、金藩。

[右頁上圖]  
年輕瀟灑的吳昊與其木刻版畫作品合影。（藝術家出版社提供）

[右頁下圖]  
1961年，畫友們攝於臺北空軍子弟學校。前排左起：吳昊、秦松、夏陽、霍剛、李元佳；後排左起：蔡遐齡、朱為白、歐陽文苑。（霍剛提供）

